

邂逅微光

贾长峰

我的父亲年事已高，在医院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每天下午下班后我就过去侍奉陪伴，端饭喂药。可在医院待久了难免感到烦闷焦躁。直到上个月，我才注意到这层楼悄然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一天傍晚，我无意中发现我们所在的楼层西头靠近电梯的角落里，多了一张黑色气垫床，不用说这是照顾病号的人睡的。从那之后，我吃过晚饭在过道里活动的时候，常看见一位中年女子坐在气垫床上专注地看书，多数时候，她穿着一条淡青色的裙子，模样沉静，与周围的嘈杂之间仿佛隔了一层透明的墙。也许是同在照顾病号的缘故，好几次我想过去和她搭话，可又怕打扰她。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才鼓起勇气走近，壮着胆子说：“老大姐，你也是在这里照顾病号的吧？”她立即把书放下，惊讶地站了起来，但随即就笑了：“是嘞，不过看年龄我应该叫你大哥才是。”这时我才看清，她约莫40岁，皮肤白皙，细眉下是一双特别明亮的眼睛。

匆忙间，我解释说自己在这里照顾父亲。她接着我的话茬说：“我父亲年过七旬，就我这么一个女儿。他靠种地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我理应

在他跟前尽孝。”她语气平和，透着一股坦然的力量。“现在医疗条件很好，医药费我也负担得起，但还是盼着他早点康复回家。”她说得真诚，让我不由心生敬意。我没有追问她的姓名与工作，却在告辞前忽然转身，鼓起勇气说：“可以和你握个手吗？”话出口后，我脸上发热，自己都觉得唐突。没想到，她爽快地握住我的手，微笑着说：“祝两位老人都能早日康复，回家安享晚年。”

从那以后，每次在走廊遇见，她都会朝我摆摆手，露出浅浅的笑容。那笑意像冬日午后的微光，不耀眼，却暖人。

昨天，角落里的气垫床不见了。护士告诉我，她父亲出院回家了。

我心里忽然空了一下，又随即漾开一片温润。我期望还能见到她，也许是在大街上，也许是在公园或者超市，但最好不是在医院，因为我父亲明天也要出院了。

这段日子我忽然明白：在这人来人往的世间，孝心是本能，而善意是选择。那角落里的书香与微笑，那份对陌生人的温暖与尊重，让这段原本沉闷的时光，悄然开出一朵柔软的花。

雪霁

张长安

新晴杨柳瘦，
雪映半山红。
且观夕阳里，
健步迎九冬。

今冬的雪

李广瑞

今冬的雪
悄悄地来了
比往岁，早了许多

洋洋洒洒
如胸有成竹的谋略家
气定神闲
便横扫了天涯

片片雪花
是披着素衣的天使
落在你家
也落在我家

她白得纯粹
纯粹得无瑕
她温婉似娴静的女子
惹得人尊崇
惹得人牵挂

她以温润的掌心
轻抚岁月里疲惫的你我他
今冬这场悄然而至的雪
是人间最惊艳的画

莲藕与芋头

王道灵

清晨，一段温馨的早餐时光里，全家人一同品尝着莲藕与芋头。边吃边聊间，我不禁想起周敦颐那篇经典的《爱莲说》。细细思量，为何喜爱莲花、菊花的人如此之多，而赞美芋头的人却寥寥无几呢？芋头既没有莲花、菊花那般娇艳的容颜，也没有牡丹所享有的荣耀，或许正因为它很少开花，所以不太被人们钟爱吧。

其实呀，莲藕与芋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。莲叶与芋叶长得颇为相像：莲叶呈圆形，芋叶是椭圆形的；两者的叶子皆是深绿色，厚实且向外舒展。神奇的是，它们的叶面都有不沾水的特性，晶莹的水珠在叶面上滚动，景象十分美妙。

莲的茎与芋的茎同样不蔓不枝、亭亭玉立，洁净地挺立着——可不像山药与红薯的藤蔓那样四处攀爬、随意缠绕。相较之下，芋的茎更为粗壮挺拔呢。

莲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莲藕一节节又白又胖，常被人们用来比喻胖娃娃那粉嘟嘟的胳膊；而芋头呢，就好似一个憨厚壮实的毛头小伙儿，浑身带着茸毛，外表虽不出众，内里却像莲藕一样洁白如玉。依我看啊，它们吃起来同样让人回味无穷，它们皆为君子。

水中与陆地上的植株，各有其可爱之处，这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的馈赠。让我们好好爱护花草树木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，一同享受这美好的人生吧。

雪覆青芽

崔剑平 摄



家的味道

何秉玉

当夜晚的清风吹散远处的云团，露出皎洁饱满的明月时，我知道，那明月所映处，便是家乡。

小时候，我不知道什么是远方、什么是家乡，更读不懂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中所蕴含的深情，只记得老师朗读这句诗时，带着浓重的鼻音，甚至微微哽咽。

年龄再大些，读的诗词越来越多，其中不乏思乡之作，如李益的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、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……看注释时，只知道诗人离开家乡去了遥远的地方，但我从小就生活在家乡，外出游玩也有亲人相伴，没有体会过离别之苦，自然无法理解诗人为什么思乡，也读不出诗句中那一缕缕愁绪。

直到我上中学，才真正体会到诗人笔下的那份乡愁。

那天细雨蒙蒙，雨滴不时从伞沿滑落，轻轻打在我的脸上。车窗内，一个个少年正与亲人道别，眼眶泛红。当我发现陌生的地方没有一个熟

悉的身影时，才惊觉自己真的已经离家乡很远、很远。

夜晚，清风吹散了稿纸，吹乱了发丝，当我抬头望向窗外的那一瞬，懂得了什么叫思乡，明白了诗人为何说“月是故乡明”。是啊，虽然我知道是同一个月亮，可看着就是没有故乡的亮。看着看着，不知什么打湿了我的脸庞，是那晶莹的露珠吗？是那清凉的风吗？是那皎洁饱满悬在天上的月吗？不，都不是，是那离别时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是那一双双通红湿润满含不舍的眼睛，是那一列列通往家乡的列车，也是这里一座座造型不同的房子、一张张未曾熟识的面孔……

我终于明白，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正对我、对无数天涯游子轻声呼唤：“归来、归来……”与此同时，我也仿佛听见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一遍遍呼唤着我的名字。他们同样仰望着月亮，仿佛能望穿苍穹，透过那清辉，看见远方的我。

当夜晚的清风吹散远处的云团，露出那轮皎洁而饱满的明月时，我知道，月光所映之处，皆是我的家。